

# 请原谅我 爱无能

QINGYUANLIANGWO  
AIWUNENG

传说，我们这样的爱情，都不会有好结果。

起点给你快乐

WUBING

·

阅读带来色彩

妩冰

请原谅我  
QINGYUANLIANGWO  
爱无能。  
AIWUNENG



YZLI0890128631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
请原谅我  
QINGYUANLIANGWO  
AIMUNENG  
爱无能

妩冰◎著



YZLI0890128531

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请原谅我爱无能 / 妩冰著. —长春 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0.4

ISBN 978-7-5385-4486-2

I. ①请… II. ①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57453号

### 请原谅我爱无能

---

作 者: 妩 冰

责任编辑: 关 巍

选题监制: 吉 吉 陈禹舟

特约策划: 戴晓岚 姚越华

封面设计: 荆棘设计·张雪

出版发行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社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(130021)

印 刷: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30×1200mm 1/32

印 张: 10

字 数: 250千

版 次: 2010年5月第1版

印 次: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85-4486-2

定 价: 23.80元

---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# 楔子

晨练回家，安夏进门便看到母亲安悦宁坐在茶几前板着脸，一副风雨欲来的样子。

安家人口少的客观现状注定了事情不多，不过看老妈这副严肃样子，八成是自己又出了什么事情。

凭借这分自知之明，她绞尽脑汁想了想，这几天自己在家一没闯祸二没造灾，极其安分，于是拿过毛巾胡乱擦了一下脸，赶紧蹭到安悦宁身边坐下来：“妈……”

“别嬉皮笑脸的，到那边坐着去。”安悦宁一把推开她，塞给她那张纸，“夏夏，这事儿你没忘吧？”

安夏脸色一变。

她拿过“赌约”，看着五个月前自己签下的名字，墨黑的字体，印迹鲜明的就像是要溢出来。安夏勾勾唇角，突然轻声：“妈，用不着这样，我认输就是了。”

在她从不愿意认输，可是感情这个事情，由不得你不低头。想起五个月前，自己与母亲也是这个位置。当时的安悦宁紧皱眉头，一直都是恨铁不成钢地着她，那意思分明就是说，年龄相差这么大的爱情，我看你能走到哪步。

如果不是自己家人，那样的表情，还真有骑驴看唱本——走着瞧的劲头。当时只觉得母亲不近人情，根本不了解女儿心思。却没料到，短短

五个月，她就被判了死刑。安夏从没有想到，一向都感觉“无往不胜”的自己，有朝一日，会输的这么彻底。

输了就要付出代价，按照当时的赌约规定，五个月之内搞不定那个男人，她就要服从母亲意志，再次奔赴相亲战场接受历练洗礼。

其实今天的这个男人长得倒算不错，眉目清明，看起来斯斯文文。安妈妈说过，这个人叫做林博，是名医生。大体聊了两句，安夏觉得这人除了话有些多之外，并没有什么大的毛病，便暗想到底是不是该交往下去。

她现在也想明白了，如果找不到相爱的人结婚，那么，不如找一个自己不讨厌，却又爱自己多几分的人过一辈子。

可是说了几句，安夏便觉得问题凸显出来。

这第一，就林博说话时眼睛太过直视她，明明不大的眼睛，目光却总有一种压迫感，而其实，在与对方谈话的时候，眼睛最好看到对方鼻子方向，那样看起来温和又稳妥，不至于有压迫感。这第二嘛，就是他的穿着。脱了风衣之后才发现他里面着的是白色衬衫，那样耀眼干净的白，仿佛是一柄利剑，将她的心底那块痛处刺得精准而又彻底。

原来自己以为能够抹去那些记忆，却没想到，有关他的那些事情，已经随着血液渗入心底。而且还很有实力地影响自己的生活，遇到一个男人，便忍不住与他作对比。

“对不起，”面对林博的挫败的眼神，安夏微笑，“林医生，真的不是你不够好，而是我个人问题，是我有毛病，是我配不起你。”

被相亲对象在第一面拒绝原本就是件抹不开面子的事情，何况是现在被誉为高薪职业的年轻主治医师，讪讪笑了几声，林博面色灰暗地离去。

她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啪的一声打开手机。

她都不知道她居然已经把号码这么熟记于心，以至于现在刚换了个手机依然能毫不犹豫地拨出他的电话。很快，电话声音响起，他的声音依旧温和而又沉静：“喂。”

只不过，在听到她的声音时，原来的温和还是瞬间降下温度来。



可她不在乎。

“顾泽楷，”她说，“是你说，如果和你开始，只能是地下关系，永远不可得见天日？”

那边愣了一愣：“是。”

“是你说，一旦你有结婚对象，我便只能离开，不可以插手你的婚姻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是你说，如果我们在一起，只能是一相情愿的成人游戏。我不能向你要责任，要所有普通恋人的义务？”

这次他回答的迟疑了些：“对。”

轻轻在窗户上哈了口气，她伸手在上面描出心的形状，缓缓笑了起来，“那好，”她深吸气，“顾泽楷，你听好了，一切如你所想，我用自己做赌注，你敢不敢应局？”

等待答案的时间缓慢持久。看着窗户上的心形渐渐化成水滴，安夏突然笑出声来。

自己果真是有病。

若不是有病，也不会抛下自尊，就这样将自己卖给一场连自己都吃不准的局。



什么是幸福？

是，

用爱来祭奠逝去的青春，

还是，

那些悄悄走过的，

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。

目录 CONTENTS



楔子 / 1

Chapter 1 旧时，初遇 / 1

Chapter 2 旧时，交手 / 17

Chapter 3 旧时，深入 / 32

Chapter 4 旧时，合作 / 50

Chapter 5 旧时，猜测 / 71

Chapter 6 旧时，乱局 / 87

Chapter 7 旧时，喜欢 / 103

Chapter 8 旧时，挣扎 / 119

Chapter 9 旧时，狼藉 / 137

Chapter 10 旧时，维艰 / 154



Chapter 11 旧时，赌局 / 170

Chapter 12 今时，难舍 / 185

Chapter 13 今时，纠葛 / 199

Chapter 14 今时，信任 / 214

Chapter 15 今时，挽留 / 228

Chapter 16 今时，错过 / 246

Chapter 17 今时，相爱 / 258

Chapter 18 今时，冲突 / 27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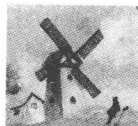
Chapter 19 今时，结局 / 298



目录  
CONTENTS

## Chapter 1

# 旧时，初遇



其实现在想想，与顾泽楷的认识，倒真的蛮像是一场三流烂剧。

安夏不止一次地想，如果她那天能预见到会遇到他，绝对不会是那样的姿态。

在走上槿之前，沈小瞳再次抓着她在镜子面前左看右看了几下，最后还是皱眉：“不行，好像还缺了一些什么东西……”

被摆弄了半个多小时的她有些无奈：“大姐，我现在还不够惨？”

“你现在是很惨不错，但是还是不够，远远不够！”沈小瞳围着她转了两圈，“青紫色眼影涂好了，下巴上的伤口也描绘的不错……那，到底还是哪儿欠缺呢？”

看着镜子里伤痕累累的自己，安夏觉得实在是有些夸张：“我觉得这样就好了，其实根本不用乔装打扮，我身上每个零件都痛！”

“那是你自己觉得痛，换别人身上能感觉的出来？”沈小瞳一把抓住她的胳膊，正好掐中了她的痛处，安夏忍不住嘶的一声冷气，“瞧你现在这模样，我是真的佩服打你的那个丫头片子，除了头上那个大包，表面上看起来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但实际上呢，那些看不见的地方，哪哪都是伤！”

说完，她突然大叫出声：“啊，我知道了！”

经过重重渲染，接下来便是她现在的造型。下巴乌青，看起来像是被人揍了几拳。眼角也呈现了青紫颜色，经过粉紫色眼影的调配，还真有

几分红肿的样子。至于那胳膊，更是被沈小瞳极具创意性地打上了绷带，沈小瞳分析的很到位：“你现在是要去索取你的正当权力，因此还是要具有形象冲击力的好！只有看起来惨不忍睹了，才能激起对方的自愧情绪，你才能得到更多赔偿利益！”

所以，当她以这副形象出现在顾泽楷面前的时候，她清楚地看到了男人的讶异：“安小姐，真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知道郁晓能把你打成这个样子……”

想到那天的狼狈，她讥笑：“顾先生，那在没见到我之间，您想象中的我，应该被你外甥女打成什么样子？”

男人一时无语。

有一种人，即使低调到不言一语，还有本事让周围人都注意到他的方向。

安夏感觉，这顾泽楷就是如此。

这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，墨瞳深邃幽然，连表情都渗透着沉稳。按照时下的话来说，这显然是个精英型的大叔牌男人。在来之前，他们两人已经通过电话确定身份。她知道眼前这个老男人名为“顾泽楷”，是打她的女疯子郁晓的舅舅。

看起来他根本不像是个赖账的样子，但为了保险起见，她还是极具表演性地动了动缠着绷带的胳膊，“顾先生，你也看清楚我现在的惨状了，”仿佛是触动了伤口，又配以咬牙切齿的表情，“所以，很多事情，您自己看着办。”

“安小姐，我再次感到抱歉，如您提些要求，能补偿给您的，我尽力补偿。”

她眯眼一笑：“其实，我的要求也很简单，第一，赔偿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，至于其中数额，我不作要求，顾先生您凭良心给我就行，反正我觉得这本来就是良心买卖；至于这第二，亲自去我的公司解释这件事情的渊源，在同事中间还原我的清白名誉，省得他们现在，还用那样的眼光看我。这第三嘛，就是在市内任何一家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上发布道

歉公告，彻底简化以及消除我在这件事情所受到的社会影响，怎么样顾先生？”说到这里，她顿了一顿，“我这三点要求提得合情合理，并不过分是吧？”

她声情并茂的流利表达，原本就是想了很多遍才过来。最后那句看似是在征求意见，其实却充满了咄咄逼人的味道。而即便是自己不占理，也看得出眼前的男人有几分不悦，但到最后，顾泽楷还是利索地给了一个字的答案：“好。”

对方配合，这次“私了”谈话便进行得很顺利，也就是不过二十分钟，两人便大体制定了关于“四二三”事件的解决意见。其实说是协商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她安夏在提出各项条件，顾泽楷一直是忙着头头应是，从来没说一句反对的话。

她突然觉得这样的谈话有点势头不对，对方一直答是，反而显得自己像传说中讹人的恶婆娘，便刻意做出大度样子：“顾先生，你要是对这件事儿有什么意见，也可以说。我安夏虽然倒霉了点，但也不至于是赖人不放的人。”

“没有，”顾泽楷笑着应声，注视着她的眼神突然有异样光芒划过，她心中一惊，刚要说些什么掩饰，却又看他一笑，“安小姐，这事儿本来就是我的错误，所以针对您的要求，我尽力照办就是。”

“不过，”他突然转折，“我没什么要求，只是郁晓还是孩子。以后万一有相遇的情况，还望安小姐大人有大量……”

心里那块石头一松，安夏很豪爽地拍拍桌子：“好，如果顾先生能按照我说的几点做了，以后就一笑泯恩仇！”

尽管受伤惨重，但她想要回的只是自己的正当权利，没必要和个孩子置气。

虽然想想那个叫做郁晓的孩子，她就有些头疼。

活了二十四年的安夏，在四月二十三日之前，其实是并不相信“生活如戏”这句话的。

可是自从那天，她的人生轨迹遭受了重创，她便觉得“生活如戏”这

四个字简直就是真理，论这句话的真理程度，简直比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”这句名言还要厉害。

那天，她便在公司写字楼下面，与突如其来窜来的疯女人合作表演了收视率巨高的狗血，暴力，变态剧情。之前她也曾无数次幻想过自己能出演一个狠狠的暴力戏，可是怎么也没想到，现实给她的角色竟不是那个横空出世的英雄，而是那天抱头窝在墙角，想要躲避拳头袭击都躲避不开的窝囊废。

看她行动不便，顾泽楷主动要求开车将她送到办公室楼下，安夏抓住机会，连忙为他还原那天现场的惨烈：“顾先生，我那天就这样和同事一起出来，你的外甥女就在那，对，就是那扇门后面，兵的给我一拳！”

她比画的非常卖力：“其实顾先生，你也别怪我如此斤斤计较，但要单独把我揍了也就罢了，我权当自己是招惹了个疯子，可以不在乎，”她表情更加夸张，“可最重要的是，她用分贝很高的声音说我是小三儿、贱货和狐狸精！顾先生，你知道一个女人的名誉有多么重要吗？她那天在这儿嚷嚷，又是下班高峰，全凌禹的人肯定都听到了！而我多么冤枉啊，与池韶分手四年，这之间毫无关系，却在某年某月某日，突然被人跳出来说是他的小三儿！再说了，即便我现在与他有联系，她郁晓也和池韶没有结婚，充其量我和她只是过去时与进行时的关系，够资格说我是小三吗？她凭什么满嘴跑火车，对我说这说那的？”

“是，”面对着她的唾沫横飞，顾泽楷只能点头，“是，您受委屈了。”

而安夏义愤填膺的神情突然又有了一点和缓：“关键是，那天我正在相亲。要不是郁晓突然揪出来喊我小三，把我狂打一顿，或许我连家都有了。”

她说的是实话，在有意创造了“N次偶遇”之后，那天她费尽心机，终于让十一楼那英俊的证券分析师周诺对她有了点印象。而那个中午，是他们第一次约会交往，整个吃饭过程气氛融洽，安夏事后还不不止一次惋惜，如果郁晓不半路杀出来毁她名誉揍她身体，她的单身女形象，没准

儿真能在周诺身上得到突破和改观。那样的话，就不用再想着母亲安悦宁那安排的乱七八糟的相亲男人。

想到这里又对郁晓恨得牙痒痒，自己在经历八次相亲两次非正式恋爱之后，竟然连第十一次希望都毁到了她这一次野蛮的闹剧里。

刚到了公司，沈小瞳便一把扯她到洗手间：“怎么样了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，起初他还使劲看我，我以为自己加重伤情被敌人发现了，”她一把扯过缠在胳膊上的纱布，对着镜子将下巴上的乌青颜色用湿巾细细擦拭干净，“后来，才发现这是一场perfect performance！”得意地勾起唇角，她又想起顾泽楷那温和的模样，“其实看人家那样子，也不像是赖账的人，人吧，也很厚道……”

“得了吧，安夏！你在社会上混那么久了，还是四肢不发达头脑也跟着简单。”沈小瞳替她抹去眼角的印迹，不屑道，“人家赖不赖账，你从表面上能看的出来？再说了，这社会变迁了。有个最伟大的变化你知道吗？就是欠债的比要债的祖宗！”

安夏被她噎的说不出话，不得不说，从以前的经验来看，沈小瞳的社会阅历确实比她强出N个百分点。沈小瞳最常用的打击她的话就是，“安夏，你是不是草履虫精啊？看起来是个人的样子，实质上却还是单细胞动物。”

原来以为这事儿就这么搞定，找到被告要求了赔偿，应该是最好的结果，却不料回到办公桌前，更大的不幸竟然接踵而至，安夏拿着那张印有“离职申请表”五个大字的纸冲到总编秦皓办公室：“秦总，为什么要我离职？”

“理由很简单，事情影响太大，我们是主做舆论信息引导的，可我们的精英策划师竟然是为人不耻的小三儿，这样下去，实在是对杂志社发展有不良影响。”

“可是秦总，我是被冤枉的啊！”见秦皓一声声“小三儿”说的无比刺耳，安夏不顾他的反感，争辩道，“秦总，过段时间这事儿应该就会大白！您应该给我几天澄清的机会！”

“安策，”秦皓抬眸，细长的眼梢微微一挑，语气轻扬，“你觉得你的这些话，诚信度有多少？”

她一怔，随即翻出手机：“秦总，您先稍等，关于我话的真假，马上就有人可以告诉您答案。”

在这样的时刻，最能澄清她清白的就是顾泽楷，安夏慌不择乱地拨通他的号码，手机只传来嘟嘟的两声，便听到外面铃声唧唧呀呀的唱歌。

紧接着听到门口传来前台声音：“安策划，有人找！”

话音刚落，她便箭一般冲出办公室，如愿的，看到在楼下淡笑看她的顾泽楷的脸。安夏只觉得心里突然一紧，随即快步走到他旁边，使劲儿拍拍巴掌：“麻烦秦总，各位同事先停一下手头工作。这位先生有话要说。”

刹那间，所有同事的目光都向他们看来。

而安夏则夸张地做口型比画：“快说啊，第二条。”

顾泽楷却是一眨不眨地看着她，仿佛她脸上有什么东西。她觉得自己仍处于险境，心里一急，冲着他的胳膊就狠拧了一下，这下，这个大叔终于缓过神来，轻咳一声，如愿进入话题。

“打扰大家几分钟的时间，我姓顾，是那天殴打安小姐的郁晓的舅舅，很抱歉，因为和男友闹了点别扭，郁晓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便迁怒于安小姐身上，致使安小姐无辜被打，名誉还受到极大的损害。”他顿了一顿，“我再一次声明，安夏小姐并不是我外甥女所言的什么小三儿，贱货。小孩子闹不清楚状况便胡乱发言，实在是我教育不够。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不要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安小姐以及这件事情。”

他这一番话说的极其自然顺畅，明明是道歉，却有着一种强大的气势，仿佛这样做最理所当然。也许是因为事情太过突然，除了安夏一派欣喜，周围同事却都齐齐呆住，然后，便又见他掏出个信封：“这是一点医疗费和精神赔偿金，还请安小姐笑纳，鉴于我亲人给安小姐生活造成的恶劣影响，我再次表示歉意。”

安夏觉得顾泽楷那拍钱的动作实在是潇洒无敌，就连那拍出的声音，都带着一种难以喻言的气势。他前脚刚踏出去，她身后便窜出个脑袋，侧头一看，沈小瞳正呈花痴状：“他就是那个打人者的舅舅？”

安夏点头。

“靠！原来是个大叔，长的太极品了！”沈小瞳轻拍桌子，一把掏出信封的钱，“五万哪五万！出手大方，长得也好……”

“我要是能平白无故地有五万块钱，也被她打一顿好了……”

她嘿嘿一笑，刚要庆幸事情终于过去，可笑容只划了半个弧度便没机会延伸下来，身后秦总的声音再次寒森森地响起：“安策划，到我办公室一下。”

“安夏，”沈小瞳向她挤挤眼睛，“不是我诅咒你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”

“不会吧？”安夏再次惴惴不安，“现在都真相大白了，秦总还至于翻脸不认人，一心逼走我这个策划高手？”

沈小瞳瘪瘪嘴，小声凑过来：“安夏，我劝你还是自己珍重。秦老邪那人，除了只知道让我们做牛做马给他赚钱，啥时候讲过情面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总之，你珍重。”沈小瞳拍了拍她的肩膀，突然凑上她的耳朵，“安夏，如果真的不行，就把咱们之前看到的那个说下去。”

她脸色一变，当即点头。

安夏确定沈小瞳是开创了十二属相的新品种，她绝对是属乌鸦的。因为这家伙说起吉祥话从没准过，要是预见坏事却一个比一个准。果真，秦皓的决定依然没改，掩藏在镜片后的眼睛划过一抹不屑：“安策划，戏也看完了，我们继续谈正事。”

“戏？”她只觉得脑子一嗡，“秦总，打人的都来说我是冤枉了，怎么，您的意思还是要我离职？”

“第一，安夏。我从来都不否认你是我们杂志最有能力的策划创意，所以对于这场戏的导演和创意，确实也彰显了你的水平，”秦皓深吸一口



气，“对了，那个群众演员也长得不错，也难为了你找这么个演员。”

“什么戏不戏的？”安夏没想到秦总竟然这么想，“这是真的！”

“Stop！”秦皓翘起兰花指，很阴柔地来了个噤声手势，“第二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。你也知道我们杂志的定位是女性时尚杂志，而你的工作，也有一点是撰写其中的婚姻心理专栏。安夏，要让人知道我们天天教导别人正确婚姻价值观的编辑是个小三儿，我们杂志社该如何生存下去？好，即便今天这事儿是真的，我们都非常信你，可是公众呢？其一，接受你是小三儿观念的受众显然比知道事情真相的受众群体广大，因此不足以压倒小三儿舆论，所以并没有公信力；其二，你不应该不知道，这传媒有个最重要的理念，就是先入为主。”

安夏微微苦笑，秦老邪连媒体专业概念都搬出来了，看来是打定了主意让她离职。

可是她刚在凌禹买了房子，一旦没了工作，这个月的房供就是问题。

看着秦皓凉薄无情的脸，安夏蓦然想起沈小瞳刚才的话，心一狠，立即换上笑容：“秦总，您说，我这儿有个大新闻，要不要告诉蔡大姐？”

蔡大姐是秦皓的夫人，来过公司几次，对安夏颇有好感，两人在逢年过节的时候，常有来往。

果真，她如愿看到秦皓脸色微变：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没什么意思，只是打算告诉她一个新闻。要离开公司了，也算是为大姐尽份儿力，您和小田秘书的事情嘛，也算是一个重磅消息是不是？”她笑得媚眼如丝，眼梢都跟着飞扬起来，带着一种小人得志的张狂，“再说啦，我工作还没完成不是？广告部关于承泽那个案子，才完成了45%。您要是怕堵不住悠悠之口，完全可以用和这个理由来推迟几天嘛。那样，你好做人，我也好办事对不对？”

“安夏！”根本没有料到一向老实的安夏会这样，话刚说完，秦皓脸色便彻底灰下来，“你说，有什么要求？”

“一个月时间，我只要再多待在杂志社一个月。”安夏敛起笑容，“一月之后，我自动离职。”